

世界文学名著儿童读本

德伯家的苔丝

原著 ● 哈代【英国】



明天出版社

中国文学名著丛书

德伯家的野史

（英）托马斯·哈代著



世界

文学名著

儿童读本

◎原著/哈代(英国)

德伯家的苔丝



世界文学名著儿童读本

德伯家的苔丝

原著 ◎ 哈代〔英国〕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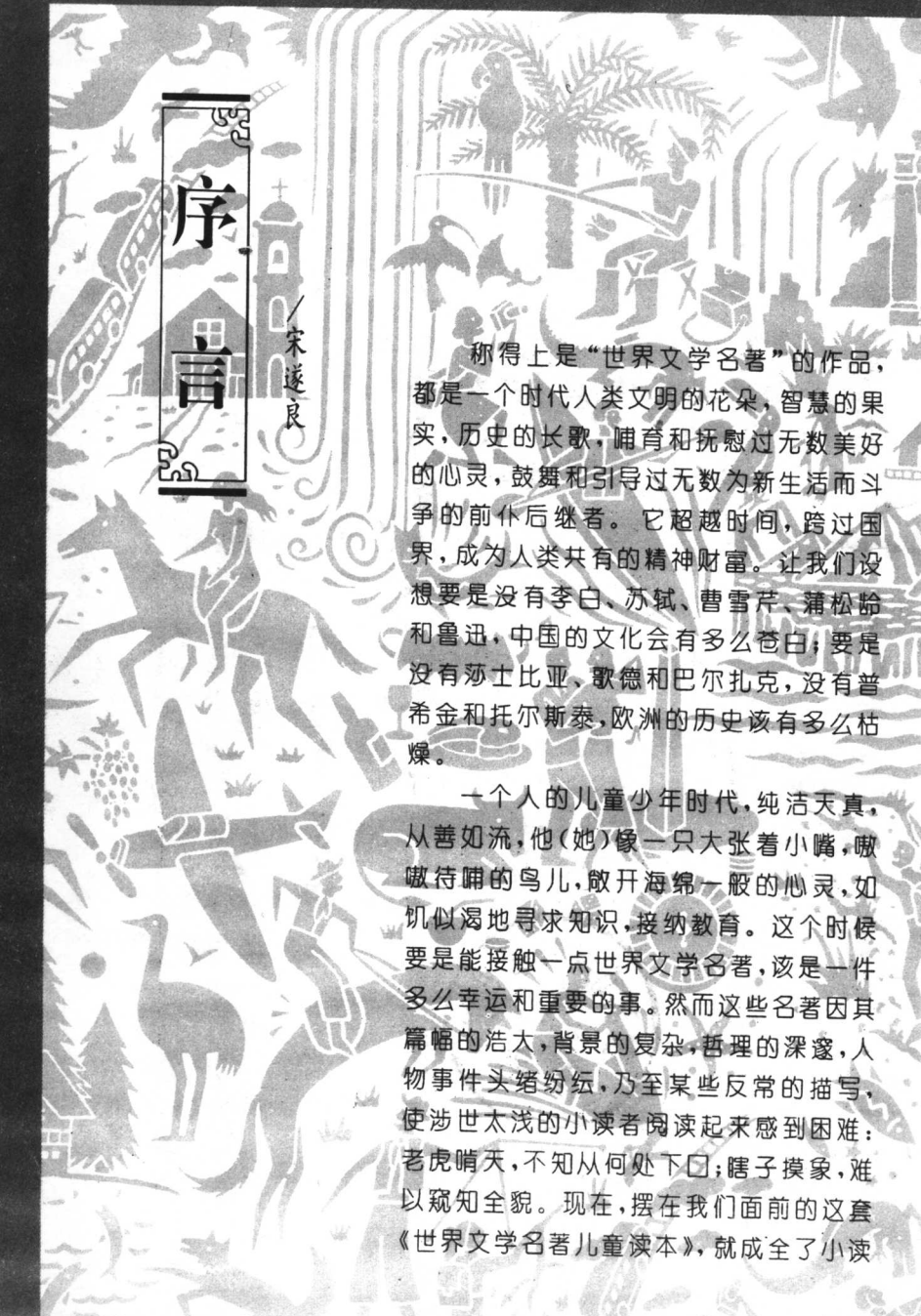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 2插页 88千字
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

ISBN7—5332—2703—4/I·613

定价(17册): 136.00元 每册定价: 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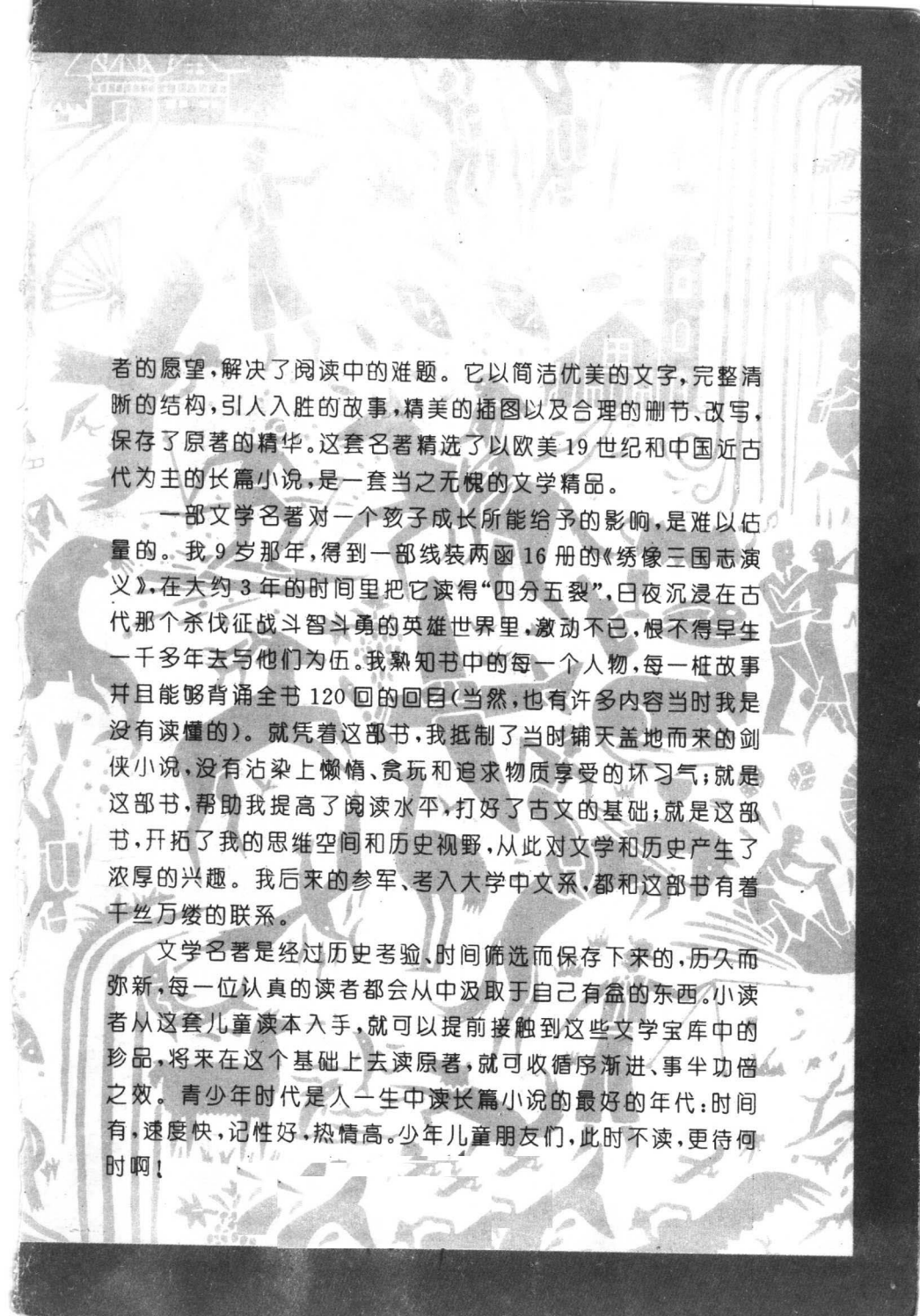


序言

宋遂良

称得上是“世界文学名著”的作品，都是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花朵，智慧的果实，历史的长歌，哺育和抚慰过无数美好的心灵，鼓舞和引导过无数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前仆后继者。它超越时间，跨过国界，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。让我们设想要是没有李白、苏轼、曹雪芹、蒲松龄和鲁迅，中国的文化会有多么苍白；要是没有莎士比亚、歌德和巴尔扎克，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，欧洲的历史该有多么枯燥。

一个人的儿童少年时代，纯洁天真，从善如流，他（她）像一只大张着小嘴，嗷嗷待哺的鸟儿，敞开海绵一般的心灵，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，接纳教育。这个时候要是能接触一点世界文学名著，该是一件多么幸运和重要的事。然而这些名著因其篇幅的浩大，背景的复杂，哲理的深邃，人物事件头绪纷纭，乃至某些反常的描写，使涉世太浅的小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困难：老虎啃天，不知从何处下口；瞎子摸象，难以窥知全貌。现在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《世界文学名著儿童读本》，就成全了小读



者的愿望,解决了阅读中的难题。它以简洁优美的文字,完整清晰的结构,引人入胜的故事,精美的插图以及合理的删节、改写,保存了原著的精华。这套名著精选了以欧美19世纪和中国近代为主的长篇小说,是一套当之无愧的文学精品。

一部文学名著对一个孩子成长所能给予的影响,是难以估量的。我9岁那年,得到一部线装两函16册的《绣像三国志演义》,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把它读得“四分五裂”,日夜沉浸在古代那个杀伐征战斗智斗勇的英雄世界里,激动不已,恨不得早生一千多年去与他们为伍。我熟知书中的每一个人物,每一桩故事并且能够背诵全书120回的回目(当然,也有许多内容当时我是没有读懂的)。就凭着这部书,我抵制了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剑侠小说,没有沾染上懒惰、贪玩和追求物质享受的坏习气;就是这部书,帮助我提高了阅读水平,打好了古文的基础;就是这部书,开拓了我的思维空间和历史视野,从此对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后来的参军、考入大学中文系,都和这部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文学名著是经过历史考验、时间筛选而保存下来的,历久而弥新,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会从中汲取于自己有益的东西。小读者从这套儿童读本入手,就可以提前接触到这些文学宝库中的珍品,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去读原著,就可收循序渐进、事半功倍之效。青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中读长篇小说的最好的年代:时间有,速度快,记性好,热情高。少年儿童朋友们,此时不读,更待何时啊!

主要人物介绍



苔丝·德贝菲尔

一位纯洁美丽而又善良的乡村少女，因年幼无知而被坏人污辱，但她没有屈服于金钱的淫威，没有堕落、颓废，在逆境中始终不卑不亢，走自己的路。她热爱生活，向往纯真爱情，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爱情幸福。



安琪·克萊爾

苔丝的爱人、丈夫。他是一个博学多才、心地善良、英俊潇洒的青年，有着远大的志向。由于陈腐道德观念的束缚，使他没有能够体会到苔丝对他刻骨铭心的爱。等他意识到这一切时，已经太晚了。



亚雷克·德伯维尔

一位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，苔丝命运悲剧的制造者。开始，他对一切都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；后来，由于苔丝的正真、高尚、纯洁，同时受到宗教的感化，他对自己的过去有所悔悟。



约翰·德贝菲尔

苔丝的父亲。他是一个庸庸碌碌、无所作为的小商贩，平时贪恋杯中物，没有挑起一家之主的重担。



德贝菲尔太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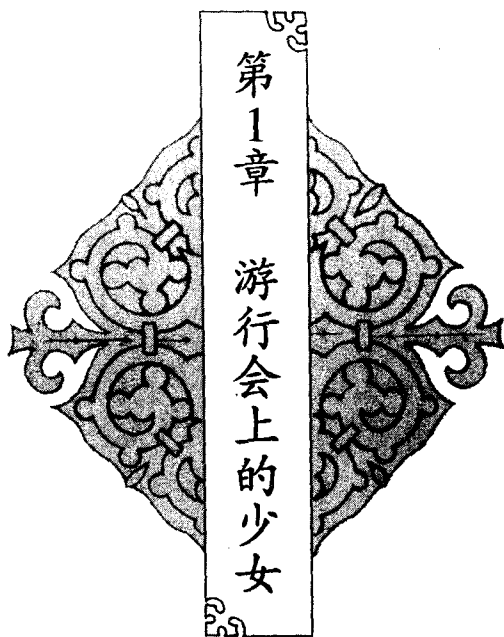
苔丝的母亲，对儿女们怀着深深的爱。她无力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因此幻想通过为女儿找个好婆家来改变这一切。在苔丝落难时，她用慈母宽广的胸怀为女儿提供了一个避风港。

全一册

第 1 章	游行会上的少女	1
第 2 章	“王子”死了	10
第 3 章	初访德伯维尔府	18
第 4 章	迷途羔羊	32
第 5 章	年轻的母亲	54
第 6 章	克莱尔	64

全一册

第 7 章	终身大事	82
第 8 章	结婚	96
第 9 章	克莱尔太太	117
第 10 章	重遇德伯维尔	129
第 11 章	最后的归宿	143



布莱克摩是伦敦附近的一个美丽山谷，马洛特村就位于它东北部的起伏地带。

在这群山遮掩、土地肥沃的乡间，田野永不枯黄，泉水永不干涸；灿烂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在峡谷之上，一条条白色的小路顺着山势铺织成网，清澈的大气被染上了一片蔚蓝，缭绕在绿色草场和丛林的上方；欢腾的鸟群在丛林中低唱，在峡谷和村庄之间飞来飞去，仿佛一群庇护马洛特村的天使。

这是一个宁静的村庄，几百年间流传下来的古老风俗，更使它像一个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。尽管过去王室专用的狩猎林已成为一处历史遗迹，可是，当年为迎接他们到来而举行的欢庆仪式，以及庆祝谷物女神节的“游行会”却一直沿袭至今。对于马洛特的年轻村民来说，这种游行会是件有趣的事情。

在明媚的五月时光里，马洛特村的游行会按期举行。女人们穿着白色长衫，手中拿着嫩绿的柳枝和一束白花，从青翠的树篱和爬满藤蔓的屋前结队走过，一个个容光焕发、步态轻盈。和暖的阳光照在她们身上，给她们披上了一层透明的轻纱。远远看去，这支喜气洋洋的队伍就像一个白色的梦幻，在缓缓移动。

与往年一样，年轻姑娘在这梦幻的队列中占了大多数。她们满头的秀发在阳光的映射下，发出金色、黑色和褐色的光芒。微风吹拂着她们白色的长衫，每一张年轻的脸颊上，都充满了憧憬和喜悦的神色。青春的活力使她们显得热情洋溢，但是从她们的举手投足间，又流露出乡下姑娘所特有的羞涩。

游行队伍绕过醇沥酒店，正准备进入草场时，一个妇人嚷了起来：

“呀，看哪！苔丝·德贝菲尔，那不是你爹坐着大马车回家来了吗？”

随着喊声，队伍中一个年轻姑娘转过头来。她长得



很标致，也许并不比别的姑娘娇美，但她那饱满、柔软的嘴唇，和一双天真纯净的大眼睛，使她看上去格外妩媚。她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正看到她的父亲坐在一辆马车上，闭着双眼，头微微地左右摇晃，嘴里念叨个不停：

“俺家——在王牌——有一大片祖坟；俺那些被封为武将的祖宗们，躺在那儿哩！”

他的语气里透出掩饰不住的得意，整个人好像沉浸在奇思怪想中，不能自拔。参加游行会的人哧哧笑起来，除了苔丝。

“他是赶集的时候灌多了吧！”那个妇人又大声嚷了一句。女人们笑得更响了。苔丝意识到父亲正在当众出丑，她深深低下头，眼里泪汪汪的，牙齿轻轻咬在唇上，脸颊上的绯红渐渐扩展到了脖颈。她弄不清父亲那番话的意思，在同伴们的哄笑声中，她也不愿去弄清。

苔丝默默地跟随大家走进将要举行舞会的草场。五月的草地散发着醉人的清香，浅紫色的雏菊花正一簇簇地开放，摇曳在碧绿的草丛中，令人目眩神迷。苔丝的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，她站在草地上，用柳枝轻拍着身边的女伴，脸上露出孩子气的笑容。她的眼睛里不时地闪现童年时的神态，嘴唇在微笑的时候洋溢着稚嫩的光彩。她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一种清新的气韵，当她走路时，又俨然是个优雅的成年女子。在一群年轻姑娘当中，苔丝的美丽并不夺人眼目，但她那清纯的气质，却使人在细心品

味之后久久难忘。

舞会开始了。草场周围聚集了许多旁观者，其中有三位服饰特殊、肩上挎着背包的年轻人，显然他们来自异地，而且从相貌上看，他们似乎是亲兄弟。最年轻的一位大概是个学生，他走进草地，笑着对两个哥哥说：

“我们干吗不去跳一跳呢？只玩一会儿，不会耽搁很久的。”

见两个哥哥站着没动，他又说：

“那好吧，你们先行一步，我五分钟后就赶上你们。”

他的两个哥哥很不情愿地看了看他，只好先走了。

跳舞的姑娘们停下舞步，打量着这位陌生的年轻人，谁都希望先被他邀请。他粗略地扫视了一下，挑选了一个站得离他最近的姑娘做舞伴。

直到教堂的大钟敲响，他才想起还要赶路。当他急忙走出人群的时候，苔丝的眼神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那双澄澈的大眼睛里真实地表露出微弱的责备。她是那么端庄秀丽、脉脉含情，穿着单薄的白衫又显得那么柔弱无助，他后悔自己疏忽了她。等他登上一个山坡，又一次怅惘地回望，只看见一个模糊的白影孤单地站在树篱旁。他知道那就是她，然而他必须去追赶他的哥哥，哪怕带着满心的遗憾。

苔丝望着那青年消失在霞光中的背影，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惆怅。她感到一种被忽略的悲哀，接着又为他临



走前对她的注视而伤感。她好像听到他的同伴叫过他一声“安琪”。“安琪，”苔丝在心里温柔地把这个名字说了一遍，然后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她才接受了别人的邀请，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中去。

天色逐渐昏暗下来，苔丝想起父亲的古怪言谈，有些焦虑不安。她决定回家去。

一切都跟苔丝离家时一样。妈妈身边围着一大群孩子，正在揉洗那一盆好像总也洗不完的衣裳。蜡烛的火苗伸得很长，不时地上下跳动。妈妈坐在幽暗的烛光里，冲着摇篮里的婴儿哼唱苔丝小时候就听熟了的曲调，偶尔还伸出一只脚去晃动那只破旧的摇篮。如果婴儿的目光与她相遇，她就会发出一阵阵的呼喊：“上帝保佑你这宝石般的眼睛！保佑你樱桃般的小嘴！保佑你身上的每一块骨肉！”

苔丝看着妈妈，像往常一样，她寻找到了妈妈身上残存的青年时代的美丽气质。苔丝突然觉得自己刚才在外面的尽兴玩乐，和被那陌生青年勾起的一股淡淡柔情，都是她现在羞愧的理由。她应该早些回来帮妈妈料理家务，更何况，她身上的白长衫是妈妈才洗过

